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十四

福州梁章鉅撰

江慎脩緇衣羔裘三句文後有自記云三裘三衣時文家既不明裼襲之制又不詳考所用之事且忘裼衣外有朝祭上服此上服又有天子諸侯之差及君臣同異之辨輒向顏色黑白上穿鑿解義臆說流傳未有能辨正者經義於是荒矣素衣之兼視朔聘享也黃衣之爲臘而非蜡也近人亦有能據邢疏訂前人之漏誤者而羔裘之兼朝祭未知也有知之者亦不言上服是何服也古者在朝君臣同服取義於臣從君惟大帶與韠制有異前人謂緇衣象臣北面然君南面亦緇衣又何說乎諸侯視朔皮弁服是用天子日視朝之服聘享亦用皮弁服是從冕服降一等從朝服升一等侯國待聘使相尊敬之道而云取其白賁昭忠信則天子以皮

弁服視朝諸侯以皮弁服視朔何嘗從白上起義乎蜡祭取物老送終用皮弁素服息民取草木黃落而云報土功豈未見郊特牲鄭注乎又有作騎牆之說者曰羔裘之在朝祭吾不敢知下二裘亦然不知今日作文原是代記者口氣當時記者親見夫子行事豈亦如今人之無定見而曰我不敢知乎願與好古者商之　按擷脩先生題文中三段云諸侯以天子之冠弁服視朔其衣類元端其色緇則其裘以羔而臣亦視之所謂羔羊退食者也大夫又服朝服以祭夫子以當臨祭也則亦羔夫朝宜裼也祭宜襲也皆必有衣也雖羔裘而飾豹褎其色同者猶裼緇衣猶是羔也則緇衣以裼之諸侯以天子之皮弁服視朔其衣如素積其色素則其裘以麑而臣亦如之所謂麑裘而韠者也諸侯又以皮弁服受聘享夫子如當出聘也則亦麑夫視朔宜裼也執圭宜襲也皆必有

衣惟麑裘而青豻其色雜者宜裼絞若猶是麑也則素衣以裼之若夫狐裘有白有青有黃衣狐白而裼錦衣者諸侯也大子不敢也衣狐青而裼元綃衣者冕服裘也夫子不必備也惟若狐裘黃黃者用之臘先祖五祀以其上服用黃衣黃冠故也如其與蜡賓乎皮弁素服以祭猶是素衣麑裘若既蜡而息民可遽乎黃冠草服之義而別有他色以裼狐黃哉似此考據詳晰方於各經語皆通何義門謂邢疏分屬朝聘蜡盡從其大言之於禮皆有據然究有疏漏韓慕廬先生作晨膾炙人口其起講云蓋制於君必裼也而執玉則有藉藉則必裼蜡索饗也順成之方宜充其服則亦裼後三比云緇取象北人臣之義也謹北面之儀者先之白以受采忠信之質也結兩主之歡者尚之黃者中也元吉之義也告萬物之成者象之亦句句舊說不可從此與任釣臺黃衣狐裘文謂息

民如是燕居之服亦如是不知燕居之狐裘但服深衣不以黃衣爲裼愼脩先生已辨之名文之不講考據類如是不必徒震其名也

林樵亭曰余掌教汀州時適文宗按臨汀郡以素衣麑裘命題諸生多泥定聘服說其實集注並無此說卽禮經亦無明文惟聘禮行聘時賓及主君皆皮弁鄭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引此及玉藻爲證而其注論語則以爲視朔之服蓋視朔亦皮弁服也又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則就聘言亦兼有己國還玉之事不專指出使爲賓至其裼衣之與玉藻不合據鄭注云或素衣或者不定之詞是素與絞可並用蓋麑之色非正白絞之蒼黃亦近乎白皇侃謂素爲正記禮者訛言絞執論語以攻禮記固未可信而熊安生則謂君用素臣用絞則夫子何以僭君之服乎因偶書所見

以廣疏義其文云昔吾夫子相魯衮衣致誦於輿人而其先以麛裘獲謗夫大夫無賜衮衣固假借之詞而辯以為裘則上下均之禮之所謂皮弁服者也然裘之質上下不嫌從同而衣之色表裏尤期如一聖人因心作則豈第羔裘之裼必緇衣已哉今夫緇衣羔裘君與卿大夫士視朝之服而亦百爾君子祭於公者之所服也若君聽朔於太廟臣旣從君而或以君命故為賓而致聘以睦鄰為主而還圭於賓館則其所爲章身者一皆以皮弁服從事皮弁也者鹿之皮而白之色也自要以下素積素韠屨以魁柎無非取其與首服相稱焉甯上體之衣而獨可不要乎哉則衣之必與弁同色固也然戒寒而御功裘亦宜與弁同物胡爲乎以麑特聞嘗考爾雅鹿之為類牡麚牝麀絕有力麉麛則其子猶夫麋之有麌麔之有麐也夫吻吻伎伎亦有取其善羣則其子尤能君

乎天性故裘資於此此一說也然麑裘衡長袪裼之者凶服既練則然也施之於吉豈遂無別則含麑用麛以吉別凶亦貴羔賤羊意耳獨是裘之上有裼衣裼之上有正服裘與服既皆從弁則裼亦宜莫不然無足異者其異之則以禮之玉藻有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絞者色之則乎蒼黃者也而吾子乃特用素遂有疑其爲粉粉者謂視朔也以皆其潔齊相見之心交聘也以表其精撲相睨之義象占白質積用白芾皆此意也審若是則臨朝貴乎幽陰而乃咏緇衣之宜而且好乎蓋裘視乎弁者也衣準乎裘者也夫不見君之衣白裘也亦用素錦以爲裼乎非諸侯雖不得用錦而物之異者色何必殊殊其色是自貳也故其以十五升之布與緇衣同而纁緅直謝乎染人淳漬無資於鍾氏偏偏乎與裘相表裏且與弁相爛映也於以著其儀之一而心之結自爲之誦白

主振鷺可也雖然素之與絞所異者亦淺深之間已耳夫朝衣以七入之緇而實於首者冠弁之色僅爲六入故元衣元端統稱朝服以見其大同則素固衣乎麑而絞之介於蒼黃之間者當必與麑相近非絕遠乎素故曰裼衣象裘色也特禮俗可以從宜吾子必純素耳或者不察乃謂素爲正絞爲非而曲爲之詞者又謂君用素臣用絞豈通論哉

管韞山論必有寢衣一節謂錯簡之說爲非亦不必就誰齊說有半之有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有不必訓又備令人之有短褻也其文曰君子之必有寢衣也欲其不見體也是卽袗絺綌表而出之之意也其長一身有半也欲其便於寢也是卽褻裘長短右袂之意也夫以是類記之也語最簡盡意在尊經不妨與注義別出

何義門曰汪鈍翁有不得其辭文起講云嘗識周禮若漿人醢人

醯人之職竟不具列而於醬獨無專司後比云若以宴饗言有饌羞則有形鹽以爲鹽而醬不預焉意以此爲調和之末節故不獲與形鹽者同列折俎也乎若以祭祀言有齊菹則有醯物以爲供而醬又不與焉意以此爲烹飪之微點故不獲與醯物者同躋必芬也乎按周禮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鄭云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罋醯人醢人醬之專司安得稱其官而昧其所掌乎古之所謂醬祭於豆籩者也凡山珍海錯亦皆是非即今人日用之食醬乎作者自醢以鹽與醯作醃爲巧而竟忘醯物之亦爲醬乎至云醬不預宴饗按公食大夫禮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爲正饌之首賓三飯以涪醬爲正食何所據而以爲不同列折俎乎又云不預祭祀按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

嗦鷄鄭氏謂菹醢皆以氣味相成亦猶燕食之魚膾芥醬之屬兩兩相配也少牢饋食禮又有葵菹蠃醢雖不敢用藜菜如公食大夫禮之復以醢和醬然凡醬皆在則豈多品也何所據而以爲不同術並芥乎

余與郭韶溪同在咏暢園師館中會課日以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命題韶溪謂此題諸說頗有不安約余同作翻案文字余心韙之而力不逮韶溪竟奮筆爲之暢園師大加賞異以爲不可少此一篇惜不與江慎修先生見之也其詞曰昔先王思以飲食道血氣之和於是乎食用六穀膳用六牲有人君燕食之禮焉時則膳夫授祭辨嘗食於君前禮也而侍食者異是昔先王思以嚌飽接臣下之歡於是乎左擁簋粱右執湆歆有公食大夫之禮焉時則辨祭豆閒復侑三飯於君側禮也而侍食者又異是蓋燕食惟君

有食侍食者儆臣亦肆其筵食禮惟賓得祭侍食者吾君儼爲之主然則侍食者將遂不祭乎曰非也君祭也其繼而命臣祭乎不可知也繼而不命臣祭乎不可知也而當是時儼若待臣以客若降等之例而有舉必先然則君祭矣亦有膳夫爲之嘗食乎曰無之臣先飯也其待君之食然後食者猶然也君未徧乎不敢飧者猶然也而當其時儼若託其身於奉膳贊祭之爲而請爲嘗試者之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古禮也惟子之侍食於君亦然後比云則有謂侍食而君不之客者非也讀伐木則君以朋友視其臣矣讀鹿鳴則君以嘉賓待其臣矣茲之侍食猶然朋友嘉賓也安得以君之先祭遽疑其開脫畧之端則有謂先飯爲子之加禮者亦非也觀賜果於君前則懷其核矣觀賜桃於君前則雪以黍矣茲之先飯猶然懷之與雪也安得以爲君僎遂謂其

有出於盡禮之外若夫玉藻言君客之者君祭之文不具也侍食則君未有不先祭者其言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有云者識其異也侍食而不有嘗羞者常也然則君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以經證經故不嫌其背注

鄉黨中子入太廟每事問一節已見前八佾篇依集注以為重出而是疏云前是孔子對或人之問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江慎修謂此七字在論語為重出在鄉黨為特記不可無文蓋即據是疏惟江文表從便便言得閒而入尤徵文心之巧破承題云記入太廟於鄉黨即其在廟而便便者也蓋在廟便便非多言也每事問也或譏不知禮者即此入太廟時耳起講云吾黨記夫子言貌首及鄉黨與廟朝鄉黨之恂恂即飲酒可見朝廷之便便即侃侃誾誾可知獨其在廟而便便或者疑之廟中奏格無言之地

何所容其言予嘗觀禘而歎不欲觀矣使自以當默而語者厠其間又豈可觀者耶非也蓋予入太廟而每事問也結尾云吾嘗謹識之以實在廟之便便若或者剌譏之文置之可也按自有此文而此節之非重出可以定案結處補筆亦以見此節之止此七字也

石琢堂曰熊鍾陵先進於禮樂一節文多就風俗變禮樂立論鄙意竊以為不然周德雖衰玉步未改為臣民者安得有變禮樂之事所謂野人君子不過在儀度聲容之末題中兩於字自有著落不得錯看也因緊靠注中先輩後輩四字成一勢以正之曰且夫先進後進非古與今之謂也今人不及見古人古人不及見今人猶曰世殊事異孰從而觀之又孰從而辨論之所云先進後進者大率相去在數十年之間若子弟之於父兄後生之於先進云爾

人生壯歲登朝往往矜服釆之榮侈聲容之盛迨其後位與望進爵與名尊轉覺紛華之可厭而樸遬之可嘉此先進者戒華崇實之心而後進者不知也而論者亦不知也人生少年鼓篋往往習容觀之美極風雅之工迨其後積學漸深更事漸多轉覺虛文之無益而眞意之無窮此先進者黜偽存誠之意而後進者不知也而論者亦不知也王惕甫評以為淺舉之而奧義呈小言之而闊旨達有功傳注之文

姜西溟宸英曰聖人無字其門人者孝哉閔子騫五字創述人言也張惕菴曰此章乃閔子門人所記故稱字非以其孝特尊稱之按方樸山有此章題文云忝一日之長乎爾而春秋之法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創變文以見例而何嫌縱百行之備於身而春秋之法片言可貶一字可褒將博文以該情而亦贊直曰孝哉閔子騫

足矣自記云講家謂無字其弟子之理卽指首句爲人言然孔子不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乎史記弟子列傳又載孔子曰天下無行仕於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晳哀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別爲一章而冠以子曰余於何義門太史處見有高麗爲本論語明有子曰字史記云孔子以爲習於文學其證也則謂不字其弟子特流俗人之言耳文以稱字爲褒之亦是從而爲之辭然較有合處

王惕甫嘗謂昔人爲長府節講章諸說都未愜於心乃屬辭比事輒成一藝後二大比實切魯國之勢推勘魯人之心驚心動魄得未曾有其詞曰閔僖以下之君殆無修明遺緒之思而壯觀日加於在昔功多不急蛇淵與鹿囿交書役起非時延廄與煬宮並作不難闢莫大之規以厚誣其宗祖而甯肯於長府沮其志焉夫國

耗多卽解藏之充盈亦僞當是時王有求金之使玉爵弗多公懷懸磬之危兜扉有幾長府所藏大略亦無復餘矣而誇張有地以塗飾耳滋其實屢遂以此役爲不容已是卽其浸流寖下之形與所可爲而乃以長府張其勢也覆成必隳之成局無爭勝前人之弊而精神獨聚於財求嚴厰興居然暴斂而託之農政邱甲作又以科民而著之戎經方且極無名之取以自私其子孫而况施諸長府猶有說焉夫國維綱卽陰陽之生息不替當是時汶陽之田未歸難徵地力射覊之臣不具豈有人官長府所人亦安能如其望哉而嗜欲旣深則顧視已先於物力且慮此府爲不能容是卽其忠寡患貧之後無所不爲而特於長府示其幾也

鄭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朱注卽用其語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翟晴江灝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

氏惡昭公也左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孫叔孫共逐公徒公孫於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以扞禦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殺魯人卑其閈閎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也按羅泌路史已有此說此論極有根據而時文家鮮有就此發揮者惟蘇州鄭生興宗一篇從左傳語得間而入縱橫兀奡淩厲無前遂爲此題不可少文字較淵雅堂作又勝一籌矣其詞曰聖人爲當國者諱亡使之也蓋昭公曾居長府以伐季氏昭公不復而季氏爲之彰君惡也閔子止之不斥長府孔子許之但曰夫人皆爲之諱耳昔春秋之作定哀間多微詞凡爲尊者諱也乃有時不獨爲時君諱而并爲先君諱且不獨爲先君諱而并爲先君之播位者諱蓋至當國之用意愈微聖賢持論之心益苦矣不然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驟而聆之初不知爲何人發也閔子驀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縣而盼之亦不知爲何事機也記者微窺之乃先經起義大書特書曰魯人爲長府或曰長府之意不書於春秋蓋因聖賢之言而止不知可以已者則書曰將將者未然之詞也不可以已者則書曰爲爲者已然之詞也然則閔子之言贊乎曰何贊也即贊焉亦有萬不容已焉者也何則長府者昭公之跡寄焉今夫愛人者愛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季氏之怨昭公而並及長府有自來矣方其出也季氏未嘗立君蓋猶示不忘舊君之義也及喪至而溝其墓則顯示外之之意焉及因禱而立煬宮又顯示幸其不復之意焉乃至處心積慮引繩排根而爲及長府長府者先君之跡寄焉長府爲而先君之遺跡泯矣閔子病之而曰仍舊貫如之何諷以仍不忘舊君也曰何必改作早示以改步改玉之不可也乃語意渾然但與婉商其爲并不忍斥言

長府何其談言微中與此卽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例云爾獨是夫子與之乃不言損而曰夫人者何昔者邾子來朝子貢論執玉之高卑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迭呼賜意専在賜也蓋褒貶之係乎一人者也而於此役也渾曰夫人意不専在閔子也乃沈痛之關乎通國者也記者亦見及此首書魯人人之者諱之也魯云者見沈痛關乎通國而非僅褒貶係乎一人也曰夫人見其婉而多風乃盡人之所欲言者也若第曰勞民傷財此猶失之小耳閔子卽不言亦無不可也　按此文從紫陽書院課藝中錄出課藝凡數集文多平正通達似此生面別開者不可多得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附益此節實不可解以聖門政事之才何至甘爲權臣鷹犬悍然不顧至此然傳論已明將其事聖人實有鳴鼓而攻之語則不得竟衞爲子慮惟黃陶菴行此章

文云夫胥之趙氏有殺身救民之臣齊之田完用厚施竊國之術使求也闇於大義而但知私家則薄取之不暇奈何其附益之嗚呼魯之棄民數世矣四分公室以來入私家者無征入公家者倍征則季氏之所以驅民而分已者不可謂不深矣內㡿文子武子之功外結淮水齊楚之援民復歸心勢必篡上求也念之以爲吾明與季左而以季爲魯此必不得之勢也陽爲季用而離季於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不得成或可以臣節終乎是則聚斂之詞實理竊謂夫子鳴鼓之攻亦安知非使之聞之之意使季不生其疑而求得以陰遂其計似陶菴文亦尚未及此也　按此亦是想當然語尚於情事有合非全以强勢尊於墮都也

閻百詩曰有持辛未房書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鈍翁評云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

俱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為壇合諸侯而命事發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閒隙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之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當捕風說夢只惜其師多一番傅會耳　按乾隆末趙鹿泉先生來督閩學課鼇峯書院諸生以宗廟之事如會同命題有吳生稚恭者亦以如會如同莫非於宗廟中行之為說大被賞識擢冠其軍時余亦在試竊服吳之精博而欽督學之明其時尚未後讀四書釋地也

又曰季彭山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行誥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云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會一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詳見周禮春官於諸侯何與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承擯則肆師小行人亦為承擯又與諸侯何與乎想彭山偶因詩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伯為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

也邢昺論語疏引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至祭祀之小相則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宮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辭據皆憒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必容服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翁覃溪師曰吳香亭非禮勿視一節文恰得顏子身分不偏銖黍而備法之一貫因之此題合有此透徹玲瓏乃使上節天下歸仁爲仁由己一齊倒入影中件件實際矣所以吾友戴東原遂因而妙詰上節爲此文的對准腳也後講下云夫已之爲累多端必克

焉以制其勝惟立乎動容周旋之準而物各有則斯方外本直內
之功而禮之所閑至密必復之以杜其非惟全乎強固精明之力
而慎厥身脩斯閑邪即存誠之地夫視聽言動統夫己之大全而
爭勝於禮與非禮之界者也自外入者慮其擾於中則不特聲色
之交乘為非禮即拆謀之未協亦非禮由中出者恐其軼乎外則
不特尤悔之叢集為非禮即律度之弗嚴亦非禮蓋視聽言動出
一心以周乎萬事禮斯須而弗去稍不精於禮則非禮矣仁體事
而成在勿蹈於非禮則仁矣正己所以克己之盡而爲己即有以
驗由己之幾宜顏子起而直任斯語也曰清其源於朋從未至之
先者仁道也回雖無明睿之資而不睹而戒不聞而懼不言而信
不動而敬故不燭之於隱以峻其防杜其弊於客感既形之後者
仁道也回雖乏剛健之操而視而思明聽而思聰擬而後言議而

後動致不制之於微以融其累蓋至請事不疑始知踐履之功非異人任粹精之後乃見天心庶幾去非禮以復於禮已無不克而天下歸仁矣乎君子曰子之善教顏子之善學於此見矣戴東原跋云透闢語超出舊解乃與眞解符契上節克己解作勝私欲一日天下解作效之甚速至大一日而效徧於天下恐不必爲此虛大之辭爲仁由己解作在我無難爲勉其致力遣語不情之回而必增此贅語此章集注疑其無是處人之差謬多己自徹而妄故與天下隔禮是五官百骸言語行事不易之則非以己妄行而求合於不易之則斯與天下不隔矣其隔不隔斷於己非自人斷也上己字對天下言下己字對人言題解如是此文眞闢入理與縱是與顏氏子論仁

司馬牛憂曰章前後作者頗不得其解惟王揚甫芑孫淵雅堂制

義中一編以千古未有之筆破千古未定之疑請諸從游胸中流出可謂立言不朽者矣支云以敬恭乎人倫之憾可爲憂者進也夫牛以無兄弟憂子夏以何患無兄弟進亦謂敬恭可以化兄弟而復其常乎其憾而已今夫家庭之内兄兄弟弟一康樂祥和之境非憂患之區也然固有幸有不幸必元愷之並生則一世無兄弟矣必夷齊之同死則萬古無兄弟矣聖人不以元愷夷齊之不數見於天下而易其道恃吾有以化憂患而康樂和祥之而已日者司馬牛以無兄弟憂於子夏牛固司馬魋之弟也魋方樂禍媒孽牛也憂何益牛若曰天乎命乎奚至斯乎子夏曰君子不謂天也不謂命也子何異乎商所聞子何不奉教於君子乎蓋憂有可爲有不可爲不可爲者死生富貴是也或死或生或富或貴咸有其必然之數而倘來倏往人不得參其去就之功豪傑亦無所見

其長而油油然一切聽之天信之命其可爲者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是也吾敬吾恭吾無失吾有禮原有其必致之誠而順受逆施吾固得神其轉移之術聖賢務有以平其憾而斷斷乎不肯歸之命諉之天何也憂患迫則人心自出天屬之窮以人心救之敬恭心之貫乎常變者也傒洛之車不返而悲興家巷仲康奮起乎荒孱捐階之火弗焚而喜見牀琴有庳竟避其富貴此其人特往古流傳而精神如在向感激於方來則夫恪恭有道猶撫攬應也向也無而今也有由變而常敬恭乃大著於角弓偏反之餘憂患眞而學問有權性情之否以學問通之敬恭學之涵乎經權者也王季未嘗入荆蠻以見泰伯而兄之則友升清廟而欲之周公且將破斧斨以誅管蔡而叔之不咸登明堂而詔之此其事皆本朝故實而死喪有威向徽懷於急難則夫具涵何傷猶華鄂韡也事可

無而理可有由經達權敬恭又別仲於原隱其身之外由是而論
無不動化罔不爭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況罔兄弟乎即不動不
爭而恭敬在即兄弟在兄弟之有無以敬恭爲有無而又何患無
兄弟乎子夏之言如此說者曰四海皆兄弟所以廣牛也有命在
天所以慰牛也不背如離子夏豈望其復爲兄弟如初乎非也離
可棄兄弟之道不可棄至於委心任運達士之風綺紈聲准傚人
之節子夏生平篤信謹守其不爲是言也決矣而況聞之夫子哉
小題亦有小考據如王惕甫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單句題云
昔孔子轍環老矣反乎衛有簣之師蓋世子稱兵境上之時也又
云孔子曷爲磬石聲磬磬以立辨吾故曰此當在聵輒父子閒也
又云顏匯匯衛五勞長者東矣其閒一主顏氏再主蘧氏安所得
孔氏之門與若公務之仕在此時矣又云夫衛之別館若新臺上

稱高明爽塏重門邃閟者度未必以處我夫子大約匡廬風雨庇身焉而已以故磬聲在室門外得聞之固無足怪又云或曰蕢器之不適用者也不知足而爲屨知其不爲蕢也荷蕢所以志無用也殆隱君子耶或曰否否蕢蔬屬載在爾雅衛濱河水草之縻往往有之其入蓋隱於圃云惕甫素不喜作考據文字而此以別趣行之一片靈機洵足以開發後學思路

闕黨童子姓名不詳則作文者除從旁烘染別無擅長之法全椒山祖望此題文云蓋嘗攷之孔門弟子四方之士萃焉疑其非老成名宿不敢過而有所問乃以七十二弟子之年計之則其不遠千里而來者頗多以稚齡英器而豫之其後卒爲大儒則亦一奇也子夏自衛來其少孔子之歲四十有四在陳之戹不過十九而或傳其前此夫子去司寇將之荊先以子夏繼其事未必盡然其

及門之早諸可知矣子游自吳來少孔子四十有五其宰武城事在戰爭之先不過二十而更追溯在陳之厄已以文學與子夏並稱則其從游又先於此曾子在聖門少以魯稱然其登堂也年方十五子張自陳來少孔子四十有八絕糧之日問行書紳計其年十四耳而或傳其學于孫又先乎此子賤少孔子四十有九孔子之卒不過二十有三而其仕單父久有聲乃若最少者莫如公孫子石寶自楚來艾陵之役子石謂行年方十五是何聖門之多奇才也又豈獨叔仲會孔璇足誇為簪筆之秀哉

孟瓶菴師曰衆惡之必察焉節道南星文最著為其有揚當世道之意然所論不能無偏仰似衆惡之者必善衆好之者必不善與子貢問鄉人皆好意義理頗有矛盾惟梁蕉林先生 精標文獨出見解於衆字上看出此中必無正人破承題先重挨衆字後幅獨

收衆好乃知聖人之言先衆惡而後衆好與平常言好惡原自不同也文曰聖人慎於用衆故有必察之好惡也夫衆惡衆好天下之勢積矣可不慎哉慎之故必察之也且天下之人大抵多庸人耳庸人有可惡之道而未必其爲世所絕也天下之無可議者庶幾聖人耳聖人有可好之道而未必不爲時所嫉也人之所操不能自決勢之所殊不必盡同故君子不以人情之不平爲怪者蓋必與人情而平之是乃大怪耳今夫主天下之治亂者常在一二人而兆天下之治亂者常在衆人積衆之輕足以成重是以有心世道者於衆之所在必加意焉誠慎之也會衆惡而可不察哉論者曰倜儻非常之士不倚小節往往受鄉曲之譏而遭貧俗之累苟未至於可棄則必有可原若然則衆惡之人安必非天下之賢者乎自吾斷之衆惡者必非賢者乃大姦也嘗見名德防範者或

近之不合於同堂而遠之來然於千里皆羣情所屬甚有怨之於
私不能詆之於公者矣豈能遂至於衆惡哉度其人性既寡諧行
復險戾孤立無援之中無復視聽可憑獻替可入若天地不祥之
事有幾而彼顧犯之即其所爲不能無情即其所親不能無怨是
其不避衆惡之意欲何爲乎識者於此知其有所大伺必有所大
傷也不攻其所堅不足以解怨毒之勢故必察也尊衆好而可不
察哉論者曰忠厚近俗之士不尚崖異往往執謙退之禮而得長
者之譽苟不至於可疑則易於可信若然是衆好之人安必非天
下之大賢乎自吾斷之衆好者亦非大賢乃大奸也嘗見器量沖
夷者或誠信可格於異類而失德致愆於里門且大義所爭甚有
以情則愛以道則拂者矣豈能遂至於衆好哉度其人志既卑汙
情復濡忍俯仰善入之下常使愚者易惑賤者易欺若天地間無

望之福有幾而彼覬覦之賤之所積將及於貴愚之所積將及於智是其不辭衆好之意欲何爲乎識者於此知其有所深結必有所深患也不破其所恃不足以解合汙之勢故必察也嗟乎從古害國之小人未有不始於衆人之推重愛慕迨至一旦大任其禍逆流於無窮然而當其始事必有人焉深知之遠慮之者此夫子必察之論足以爲戒於後世也歟徐存菴評謂如此立解有功於聖訓有功於世道不虛也

來芝堂集云陳涉江侍御曾有曰安二字破云賢者自以爲安而人子之心始不敢安矣按此意發於劉須溪安齋記其略曰予也身游聖門在言語之科汙不至溥其所厚試使三尺童子率然而請必不敢復以曰安對而予也安之豈獨無人心哉此小人之所不敢安也然吾觀世之君子未嘗不爲宰予之所安也予也乃獨

以其言爲萬世笑嗟乎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於三年之喪則自宰予始也此予意也此其在言語之科也後之爲言語者則異於是矣須溪之言如此洲江翁未嘗見之而所言乃暗符如此

虞仲或以爲仲雍或以爲周章弟前人皆有成說惟曹寅谷虞仲二字題文斷制明晰足以補傳注所未該其詞曰或謂虞仲即仲雍然以夷齊並書例之何不先泰伯次仲雍而乃獨書一虞仲或曰泰伯本端委以君吳仲雍乃斷髮以從俗故仲雍可言逸而泰伯不可言逸也審是則仲雍實繼君吳國安得逸又安得民蓋虞仲非泰伯之弟而周章之弟也泰伯無子仲雍繼立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世謂之虞則虞仲初

本名中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仲雍之孫非仲雍也然而仲亦封於虞者也烏乎逸亦烏乎民不知周章繼仲雍而君吳尚待武王之求始得之況其為周章之弟哉逸以仲不逸以虞也稱虞仲者誌始封也猶之稱夷齊不忘孤竹也而或者顧即以仲雍當之嗚乎仲雍辭國於古公寢疾之日夷齊叩馬於武王遷鼎之年殷周之際相去百有餘歲記者何不大書虞仲於夷齊之前如後世之稱太公伯夷者而反降從乎牽連得書之例耶

鄭蘇年師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下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朱注中未之詳晰錢餇灘文云三年之喪不獨父母也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太子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此足補章句所未及

見賢而不能舉一節文向以為陳句山作無以復加矣及讀管蘊

山作則又別開生面其自記云讀命為慢究不免屈經從傳玩上
節語意明是以惡惡成其好善此節似亦不當平對以前段作開
以後段作合則命字不煩改讀而白文往復循環之妙亦倍有味
外味也按命讀如字王柳溝作已開其先而持論精醇行文茂密
則綸巾名士遠過於橫槊英雄矣破題云妨賢出於縱惡則不得
分其過於命矣大意已該講下云仁人放流媢嫉之臣所謂以能
惡成其能愛也然則人主求賢自輔盍先於遠惡加之意哉且賢
者之不得志於時其所遭亦至不一矣士固有安車就聘思欲展
其力而精已銷因自託於疏野陽狂而超然於圭組之不及君亦
有前席稱賢特將老其才而任始畀乃遲甚其憂傷憔悴而斂然
於懷抱之未伸夫獨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者乎乃朝無
羣枉之門主希近習之蔽君子幸得近淸光邀顧問矣而或年事

已晚或壯志早賞覓不得施行於世徼特君不任咎即起賢者於九原而問之而亦當無遺憾也諉之曰命誰曰不然若夫一君子見而衆小人譖訴其後必使之銷聲匿迹老棄於泉石之間一君子與而衆小人媒孽其旁必使之忍垢含尤遠斥於江湖之外是見賢而不能舉即出於見不善而不能退之所致也舉賢而不能先即出於退不善而不能遠之所致也夫古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之去小人也極難而小人之沮君子也極易似亦有數存乎其間矣雖然此則安能爲人主寬哉賢不我即是無如何矣孝許相助爲理乃令此差池負咏者得行其疏間之術乎鑾彊蔡服貫斯人投界之鄉孰任澄清何亦既見之猶措一指揮之除也雖謂之有心於假手而恐無能辭也賢不我待是又無如何矣儼然相得莫彰顧令此包藏禍心者終遂其譏構之計乎幽州崇山正若

董伏辜之所誰司命討何亦既退之猶斲一赫怒之威也雖律以
見知之故縱而當無以辨也夫奸邪得志事或驗於先言讒慝專
君理更難於曲解未必非前定使然而不得謂之命者仁人能放
流之而彼尙不能退遠之也是誰之過歟
閻百詩曰鍾伯敬惺有陳其宗器文中四比云或式貢以資用物
有手澤之存焉或將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寄焉彼所謂列之東
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爲不失舊物想其俯觀仰視之際其器
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惆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其典
謨而傳者天包地符之所出焉有同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
鎭焉彼所爲出之外府內府典玉典瑞者豈以爲玩物喪志想其
卜年卜世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者而以此思
守守可知已當其時繁弱以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

禮天地白靈而天球宏璧之屬獨不在分物薦幣之數者曰是宮府之守器也與犧牲黍稷歲享烝嘗者也當是時琬玉以象德大璋以聘女執冒洮邊以視朝巡守而大貝赤刀之類獨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守藏也與朱干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掉尾云不然不腆先君之敝器玉人尚璽之屬也守府之為多將焉用陳為以彰賄哉何義門評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顛倒短褐者耳今試摘其數句論之周禮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令節去餘財又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孰非用物而謂皆手澤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之一事賜予即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因好用好字誤為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鎮圭鄭氏注鎮安也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鎮以為飾安得誤為山川之所鎮又以帶礪二字妄加以

塗澤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則一部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鍇記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譌為桓圭琮圭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為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女之文譌穀圭為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邊璋以代圭瓚也今三璋獨載用邊璋且因鍇目而例曰執邊言執則昧灌之義舉邊則失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周官有掌節無向璽向寶司璽之官也典玉尚璽其鍾氏增定周官耶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府之為多何也鍾氏更有薦其時食文其援據尤多譌以此篇獨為人所拾誦故不可以不辨

陳其宗器章句指先世所藏之重器　本朝西河毛氏始駁之嘉慶戊午吾閩鄉試以此爲次題陳采屏據毛說刪去常解已爲房考所批斥幸兩主司皆博雅君子喜其辭義典贍乃取登之其辭曰今夫祭必有器宗器者祭器樂器非重寶之謂也夫尙書所載天球河圖之屬其列於東西房序者其典禮曠世一舉卽大饗閒亦陳之然於時享則從畧故玉鎭大寶鎭之藏於天府惟曰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而不及春秋是其明驗也雖然宗器之陳亦奚可苟哉其戒於前期者則六官分任其事省牲眂滌展器宿縣周禮所爲備紀也而在質明行事之始鬱人掌祼器爰和鬱鬯以實彝小胥辨樂聲特正宮縣而定位下暨筐筥錡釜干戚羽籥之細其陳於堂上堂下者罔不若網之在綱焉大聲詩半歌祀事而頌傳設業雅紀奉璋風人之所詠歌不過畧舉數端已足盼黹華之

盛若入廟而躬瞻法物更不知所陳之器爲何等矣其徹於有事者則曠瞽貫掌其司有來雝雝至止肅肅樂章所爲特設也若在祼獻方行之候路鼗路鼓偕陰竹之管而俱傳鷄彝鳥彝與朝踐之尊而並列外縣竽笙簫管鼎俎旂常之類其列於東階西階者罔不有條而不紊焉夫魯禮亦徵王禮而泰尊有祀梡俎有文明堂位之所鋪揚不過聞存四代已足驗文物之宏若適周而躬撫典型更不知所陳之盛爲何若矣夫垂矢兌戈閒盈盟府然皆遠方所貢獻未必其爲鎬洛之遺若以多材多藝之資而躬與考工之事則一名一物悉載以精微廣大之心而宏遠之規模乃遠邁乎尚瑚商璉和鐘離磬亦備王官然皆先世所留貽未必其爲成周之舊若以致愛致愨之聖而躬審有司之存則大小精粗悉足深祖父梧檻之慕而獨擴之創制乃克臧夫珩璜龍旂若夫伐國

所獲如貫鼎崇鼎之屬是爲庸器雖祭祀亦嘗陳之然非祭之所首重也故必以祭器樂器爲主云

閻百詩曰陳錫嘏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文自記云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其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按王守溪此題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因之而居北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鄉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送相酬酢故凡在室行

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
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者之左
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
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
孫昭皆在南穆皆在北雖逕譜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
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
陶撰菴文又曰昭穆之次將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
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
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
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者豈過於此
故陳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
之昭穆而祇存於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於定祖考之

昭穆而不出於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釋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本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一廟而咸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於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於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云云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傅錦泉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疎之義耳

制義叢話卷之十五

福州梁章鉅撰

胡寅谷孟子見梁惠王題文論魏之國勢如指諸掌實亦前人有言之者開首詩曰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也去山河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而代之霸迹而為新造之邦當是時使早聘孟子必為定不遷之計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邊則一國之人心繫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強烏能以一日氣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信然乎其始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於魏號為梁之日即謂畢萬之後已滅矣詩徵請河水灌王假降之言矣拔曹文全用此段議論而稍刪

飾綺語遂成絕大文章

趙鹿泉曰靈臺節也先淡詩書注皆然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趙岐孟子注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正義曰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是皆明說文德並非以不日成之爲主鄭氏於不日成之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趙注亦云不與期日則於勿亟意正合自朱子詩集傳始改爲不終日又云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然於孟子此二句未嘗正訓竊謂朱傳不必泥古說正不可廢也因作謂其臺曰靈臺二句文云靈臺不止爲遊觀之所時而揆日測景舉夫璇璣玉衡備具其中王者是以有欽若昊天之道焉所謂觀夫天文以察時變也民之謂之臺曰惟我周王靈承於帝視此臺矣視此沼矣靈臺更不止爲禨祥之符因而考禮正樂與凡明堂辟雍統見其中王者於是有節宣萬物之權焉所謂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民之詞之盡曰惟我周王顯承于旅亭如之矣泯如之矣盡以靈名而泯如因之示無可易也靈之訓取諸善德至於至善卽極可稱之美莫加乎是矣民於文王其有長言不足詠歎不足之思乎靈沼本成於民力而民顧靈之明不敢居也靈之義通乎神德至於盡神雖擬非常之原如行無事矣民於文王其有歸之造物歸之太空之意乎此何必泥朱注又何嘗背朱注古色古音從來說經文字罕此巨麗惜不令義門諸老見之

閻百詩曰竊思曰有吾何脩十二句文其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覲有如此者其講述職云彼其三載而一覲有如此者其講省耕省斂云彼其春秋而一覲有如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覲是已三載而一覲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

服有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中有三載壹朝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閒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臆斷古諸侯朝於天子亦如此也

管韞山曰有世臣之謂舊解似未是世臣謂可留輔子孫之臣若泛作勳舊解則六卿三家足當其選矣余作非謂有喬木二句題文發揮世臣處勿疑其稍與注意不合也後二比云且夫臣以世名其收效固非及身而已也我子孫或席豐履厚好大喜功而是臣猶陳以先業之艱難惕以四方之咨怨使深宮常有所警發而土木用兵之漸遂無自而開則老臣真有典型也其足當隆棟之古矣我國家則遺大投艱委裘置履而是臣惟鞠躬盡瘁以持其

變不動聲色以循其常使朝野咸有所稟承而罔干覬伺之謀遂
因之而息則天生賢爲社稷也其足與皋夔之業矣
任鈞臺曰廛無夫里之布鄭注布泉也夫之布是一項里之布是
一項朱子曰夫布之罰輕是爲小民游手好閒不務稼穡里布之
罰重是爲世家爲亭臺池沼佔據民田其說甚明今止前半存此
岐語後半存孫奭疏止據周禮載師而未及引閭師或欲人舉一
反三而略下誤認夫字一項里之布一項直誤認夫是力役之
征布是布縷之征謬之謬矣故據朱子之說而申明之　按文云
昔先王慮游食之民不耕不商惰其手足而不生生也故閭師之
法曰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又慮世祿之家爲臺爲沼奪民之業使
無以生生也故載師之法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又云彼廛者何
爲者也問其入則牽車而來負擔方馳豈有遺力而曰爾民無職

歟問其居則湫隘之區闤闠所接豈有隙地而曰爾宅不毛乎

先將題字還得分明則下五字自不煩言而解凡典實題須如此雪亮

朱蘭坡曰鑾任正誼書院嘗以序者射也命題凡二百數十卷其專注射字者既於序字脫節否則序射兩開不相屬或從射之節次說序頗得文家鉤勒法然亦非以射訓序之的解時吳崧甫殿撰鍾駿向在院肄業所作備能穿穴經疏旁推交通中并及豫榭之與序通並取以冠其軍但制藝體裁本與經解故序射諧聲之義不應以訓詁體行之余因作釋義一篇示諸生畧云孟子序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三句一例皆以聲音爲訓詁若祇謂序爲習射之所故名則王制耆老朝庠習射上功庠何嘗不射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適東序序何嘗不養廣雅釋言序射也蓋本孟子

直是訓序爲射與本章徹者徹也助者耤也同助訓爲耤亦聲近得義序與助射與耤音韻恰協知助之可訓爲耤則知序之可訓爲射矣詩叔善射忌與御韻好爾無射與譽韻大戴記投壺篇載貍首之詩射與雉與韻孔疏詩謂射音序是也將序與豫通亦與榭通儀禮鄉射記豫則鉤楹內今文豫爲序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謝或從木者俗字也周禮作序據此知序即豫亦即謝也爾雅釋詁豫射皆訓厭邵二雲謂豫讀爲射射與斁通今之陌韻有射字同斁而射御之射亦有此音後世乃轉入禡韻耳謝亦從射得聲爾雅釋魚龜仰者謝釋文謝一作射鄭注龜人云地龜黃仰者繹則周官作繹爾雅作謝古繹謝聲近而字通故射義云射之爲言者繹也然則豫謝既皆與射通而序之爲射何疑且說文序從予聲敘從余聲敘即序予即余余從舍省聲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

詩常武毛傳訂序也射義又言或曰舍也是射爲舍義而序亦與舍通也再徵諸序之爲豫洪範曰豫伏生五行傳作荼左氏哀六年傳齊君荼公羊作舍是豫與舍通也更徵諸序之爲謝詩既八于謝楚詞注引作入于徐徐亦舒也徐從余聲則亦舍省聲故射義序鄭注或爲徐點也由斯以推序者射也以聲得義古音訓固如是不然則庠養校教皆諧聲何至序而獨不類哉　附錄吳崧甫文云且禮有燕射有賓射有大射有鄉射諸射皆在於國而鄉射獨在於州論者謂州屬於鄉故云鄉射禮也故聖王澤宮選上將育一世之人而觀其德必先胥一鄉之人而習其儀顯以垂比耦之經實隱以懲黷武之失迄今載繹其義猶可見設序之微意焉庠取養校取教而序之義則何如或曰序所以次序王事也此名序之一說也顧此第言序之義而於鄉學名序之故尚未備

或又曰序者序長幼也古之民冬則畢入於邑餘子在於序室始知室家長幼之序此名序之又一說也而序之義猶未備或又曰古者里有序而鄉行庠庠則行禮而序則明教則序之義可通於校而且國索鬼神則正齒位於序似序之義又通於庠而不知皆非也夫序者射也今夫射所以繹志而其禮莫備於序序者州之學周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古者習射于州鄉大夫在焉故名曰鄉射而其禮則皆州長主之禮所謂元日習射上功者蓋就州序習射也豈非州之序以射爲主歟而鄉射禮曰豫則鉤楹內豫即序也序之制堂而無室故禮於席賓南面不言戶牖之間此可知射之必在州序也抑又聞之序者榭也州立榭下於鄉庠也凡屋無室曰榭春秋時成周宣榭火說者謂榭講武屋楚椒舉曰榭不過講軍實序之與榭其制同其用同而其取義

於射又無不同則序之宜為射也明甚或曰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則黨亦名序詩曰躋彼公堂言黨序也而其地以上齒為主意殆略於射者歟然鄉師之職曰黨共射器則射非無與於黨序也或又曰遂亦有序古先王於遂中立學教鄉學所升之士所謂術有序也而亦不言習射其制當與六鄉無殊要之州序之射即為鄉射言州則下可該黨外可兼遂也行葦之章曰四鍭既鈞序賓以賢又曰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維時揖三揉一之衆罔不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君子所以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濟邸札記中載閻百詩與沈儆存書云承屬將陳大士禹疏九河文一一駁正今請駁之提比云外國之人為患中國外國之水亦為患中國最為奇妙而艾南英此云纖何也中國之水流常主合外國之水流或主分不知何以見得且外國之水必指河言昔人

云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此不說反乎中比云至於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西北七十里水經注云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此地距九河八河八海處不啻數千里何故分又何以分得宜宜說夢至於王屋何以不分王屋卽太行山別支之名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八十里此山安得有河謂此山爲濟水之源則合矣而至大陸乃分者大陸在元邢趙深三州之地俱今直隸界孔安國書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兗州界平原以北是若將大陸二字改爲平原則合矣吾南洪總批曰中二比語熟河勢眞眞寃哉又曰此九河八海故道禹特疏之而已亦非導河自積石以下開天闢地直至禹始如此豈禹之前有甚故道乎幾於見鬼矣善乎元人子欽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疏之非禹鑿之爲九也則允緐曰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

豈上而行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滌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若將此等議論做禹疏九河文眞正古學眞正經術可以爲三百年制義之光試問有誰能見及此乎

又云劉克猷禹疏九河文讀之甚佳非一切時文所及但有小小譌處亦不可不指摘出如漳以汾衛來矣汾發源管涔山至平陽榮河縣入河不入漳衛在禹貢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亦不入漳若今衛河乃源於蘇門山者又一衛水然則當改作何語曰漳以

清濁來矣漳有清有濁清漳入濁漳然後入於河至今漳自入海矣又云海雖遠可以徐達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在今平原縣迤北至滄州卽逼近海安得謂之遠乎又云予決九川九州之川於九河不相涉也中二比起云史謂禹之治河自龍門始者不知此導河序次第之文也而非其功之所始又謂治河自冀州始者不知禹貢尊京師之文也而非其事之所始鑿鑿名言眞與經傳相表裏可傳無疑此猶第二義若將河何以名爲九欲在此地說明水之性地之勢則天地間第一義矣豈經生所能及哉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潘司空季馴語也實自宋史河渠志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緩則汚澱既成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來孰謂經綸大手不從屈首受書出哉

遷於禹貢集註無明文自當以史記五帝本紀爲證按紀稱舜耕

九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鄭氏曰負夏衞地此用禮檀弓注也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曰販乎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此注最明切孫奭疏直云遷居頗嫌率臆朱子於耕稼陶漁注既考信太史公則此或記錄偶遺而諸家遂畧之惟趙鹿泉此題文直以虞書懋遷二字爲根據而以史記之文經緯之而又不襲貨殖傳一語即以小品論亦是空前絕後之文也其辭曰嘗讀書懋遷有無化居言商賈乘利不恆厥止也當禹稷奏功烝民乃粒於是大難去而百貨通未嘗不歎虞廷制治之大本末不遺使人交易各得其所如此乃以予敢考舊聞舜之始蓋亦偶涉途之豈特生於諸馮故大抵古史罕詳細事故記舜之始居不過嬀汭耕不過歷山舉其重而他可畧也後人好述異聞故言舜之始因於田推之陶漁

更因陶漁賈以河濱雷澤多其處而殊未已也於是負夏之墟有舜跡矣謂嘗遷於是也予以爲事若不肖聖人之經而可得其大意雖君子往往及之則亦舜事一證佐也蓋舜既不若生富貴之家習處宮廷故風塵之歷嘗備舜又不得生爲聖賢之子服從髦士卽販鬻之行無嫌遷之義逐時而已祭之天道度之物情不必舜能也殆舜以其餘緒試之遷之義隨地而已宜南而南宜北而北不必負夏可也負夏亦就其一所概之耳彼夫河濟之閒桑土之野其地多流泉高邱其人尚蠶織便陶瓦器用財賄之所聚也是以肇牽車牛周書明於沫土抱布貿絲衛風咏其頓邱由今證昔想見陶唐氏平秩盛時往來熙熙然而舜於其閒方服野人服口予未有室家毋亦惟是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與彼氓之蚩蚩稱販夫販婦者相溷跡負夏市不殊也

楚之檮杌集注但言惡獸名方撲山文乃兼以凶言以吉言兩義實可補注所未及其詞曰檮杌者何蓋以凶言之則檮杌匹乎窮奇所爲居於四裔以禦魑魅者也楚氛甚惡其或藉之以規而爲鬼中殤宮之執以吉言之則檮杌儔乎鸑鷟所爲次於丕山以兆商興者也楚俗信巫其或藉之以頌而啟篳路藍縷之雅　按周語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宋書符瑞志檮杌之神見於邳撲山文實本此

曹寅谷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文云堯長子監明不豫朱又不肖弗嗣其有爲十子之說者若丹房傳纘若唐贄纘郤櫟而或並以爲堯後率多荒遠無可考以予所知九男而已堯長女娥皇或曰盲次女英亦曰瑩其有爲三妃之說者有若癸比氏若登比氏癸比氏

不必並皆堯出輒又荒誕不足信以余所聞二女而已　按監明及丹房傳鑄等句本路史十子句本呂氏春秋或曰肩目嘗句亦本路史癸比氏本帝王世紀癸比氏本山海經此題九男二女歧說最多考據中不可無此活筆文中又有一朱已然八應當無不然句本趙岐注其君若此其夫人亦若此句本韓昌黎文皆非杜撰也

崇禎末有黃辛陽廷才者作堯以天下與舜章文承題云夫舜之天下自是堯與但求其視聽之者則歸之天耳故舜則天所啟也堯則天所從也通篇就此立論遂成一篇翻案文字宋上木評云天與是孟子翻案堯與又是辛陽翻案一為子噲子之難言一為操懿莽言各因其時以為救世之論可為知言矣其文云嘗觀湯武之征誅論者必曰應天順人故堯舜之揖遜論者亦必曰天與

民歸此自儒者之常談矣自余觀之要不全付諸冥漠之數以掩聖人公天下之心亦不可全委爲歷數所歸以失爲天下得人之意何也帝王之興固有天數謂舜之受命非天所與不可若以天與之故而謂堯自失天下舜自得天下而堯無與焉尤不可夫舜以田野匹夫崛起側陋朝有繆而夕貳室盡握其養之畎畝者未嘗見一行施一事而堯已物色之於隴畝之中是堯先天而識舜也故謂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不可謂之天薦舜於堯而堯受之蓋堯知神之必享民之必安故使之以顯天之意由是天歆之於主祭臨之於治事而各當於順堯之心乃知以天下與人天能之以天之天下與人惟堯能之也夫使天與之而堯不與之則舜惟膺天之眷而不能攘君之位身將爲南河之老臣守臣服以事堯之子惟其堯與之而天亦與之則終受於文祖而寵錫於維是乃

得爲普天之共主履帝位而莅堯之民不然彼朝覲訟獄謳歌之衆無堯命而輕歸之於舜夫舜也亦不無堯命而私受之天豈二十八載之德澤有以及人而七十載之神明不能永命民之視聽翕然而附舜而堯遂與亡國者等乎無是理矣此後尚有大結數語謂恐後世莽操之流藉其說而以符瑞爲口實也故表其說以翼孟子之旨云

馮樊颸詠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舊仍作勤惰解夫在官而惰直黜之而已尚給以五六人之餼耶周禮疏謂府食八人吏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說自可從但遺御食九人一項便與朱注亦有此五等句不合惟鄭荔鄉先生文據賈疏而渾融出之雅許斟酌文云誰辟除而出曰惟府史才之優耶事之巨耶設去而治一夫之田畯所獲必其上者也不則亦其上次與中者也吾

即以食九人食八人食七人者祿之而已矣誰執役而前曰惟百徒才之劣耶事之細耶倘退而受一夫之田度所獲必其下者也不則亦僅次於中者也吾即以食六人食五人者祿之而已矣祿之而或食浮於人乎夫固居然力田之逢也稱是以給而非意爲之嗇祿之而或人浮於食乎其殆如彼鹵莽之報也準是以裁而非意爲之減

石琢堂有我將見楚王五句題文其自注云說經之文不可使一字放空此題中既有楚王不悅必非虛設也文於此處雖近附會卻是漢唐人說經之法其文曰凡說之難非能明吾意之難能曲折以探彼意之難也直以爲驕也順以爲諛也逆其意則以爲犯也此皆不可以說人主而況欲掉三寸之舌摧秦楚百萬之師哉今天下之強者莫如秦而能抗秦者莫如楚是故當世之士言從

則主楚言衡則主秦初未有非從非衡持一說而可以兼行於二國之間者有之則自經始今夫秦天下之强國也楚亦天下之强國也秦一戰勝楚天下之賀戰勝者必在秦楚一戰勝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在楚然則秦楚之兵方搆之不暇而顧欲罷之乎然吾聞百戰而百勝者非善戰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善之善也曾不曰兵凶戰危我何爲坐視而不救耶顧我不之秦而先之楚者何也楚之甲兵孰與秦雄楚之形勢孰與秦勝楚之守禦孰與秦固楚之攻伐孰與秦强此不待智者而辨之也楚雖勝秦必不能入秦之國如其不勝山東諸侯必爭事秦山東諸侯爭事秦而楚孤立矣故宜罷者莫如楚兵宜說者莫如楚王然楚王之悅不悅正未可知也夫楚與秦爭不在得秦而意在得天下之諸侯將欲得天下之諸侯則其兵貪貪則僥倖而不肯罷將欲得天下之

諸侯而惟恐先之則其兵懼懼則猶豫而不敢罷然則楚王聽吾言而悅國之福也民之慶也卽聽吾言而不悅亦人情之常其無足怪若夫秦則非與楚同論也據關中之地守殽函之險礪山帶河以爲固信臣精卒以爲武秦人欲戰則楚制以不得不戰之權秦人不欲戰楚不能叩關而與之敵是故秦王戰亦勝不戰亦勝也勝亦强不勝亦强也惟其强不在勝故可以無勝惟其勝不在戰故可以無戰但使秦王悅我言則秦兵罷矣秦兵罷則楚兵不得不罷矣牼以區區之說遨遊二國之閒豈無一遇乎我知此行之不虛也　按王惕甫評此文云爲戰國策之文者往往剽迅未免佞無罰賞此則固而存之欲其重大有醞釀在愚謂璩堂此文以白戰勝學之者易入於剽迅一途吾師林暢園先生有我將言其不利也題作全以微實見長又爲戰國文者闢一境界則不當

僅作時藝覩矣通篇只兩大比云我告於楚王者奈何則以今天下主爲從者莫不佐楚而抑秦王所以伐秦者思削秦以强楚也而吾謂楚不加兵於秦則秦將德楚楚不加兵於秦天下將以秦搆之故而並重楚且秦非眞爲楚弱也曩者六國之交懷王爲從約長終懾虎狼之餘威而逡巡不敢進今復重攖其怒使秦奮長策之施持遠交近攻之計循巴水而下四日而至五渚燒夷陵之險再戰而至郢矣且吾未敢遽言楚敗也藉令勝秦之後勢可以脅秦而天下之畏楚者恐秦抑而楚益横又生心而謀挫楚於是韓氏南踰陘而棄陽翟危魏人起鴻溝以東而鄢陵上蔡不安齊人率燕趙之衆以蹂躪江南泗上之間是抑一秦以樹衆秦貿戰勝者不在楚而在天下矣王何利而以伐秦之故而爲天下重國哉吾意楚王聞之必將投袂而色沮也我告於秦王者奈何則以

天下主為橫者莫不雄秦而雌楚王所以毒楚者求吞楚以益秦也而吾謂秦弗與楚為讐則楚禍不生秦弗與楚為讐天下將以楚服之故盡折而入秦且楚非能為秦下也曩者商於之欺謀臣如張儀輩尚狃狙詐之邪謀而實暗於遠計倘有獻其勝算使楚楯三戶之衆率昭屈景之族一軍攻武關則商雒以南擾一軍阻殽關東諸侯之道不通矣且吾未敢遽言秦屈也藉令勝楚之後勢可以舉楚而天下之怨秦者謂楚滅而秦益强方全力以待秦檄於是聚河外之甲不足以塞二周興宜陽少曲之兵不足以待三晉而雲中上郡閒燕代之戎又復見告是勝一楚復生衆楚享割地者不在秦而在天下矣王何利而以伐楚之故而為天下戎首哉吾意秦王聞之且將長跪而請教也

黃陶菴作子產聽鄭國之政全章文云子產者非今世所稱惠人

耶跡其抗大國擊强宗猛毅則有功之姑息則未也而不知者顧傳其乘輿濟人一事若欲以此蔽子產者孟子曰此非子產之事信或有之則吾謂其惠而不知爲政又云夷考子產之爲政也殺一人刑三人而天下服以至道有遺物而莫之敢拾也桃李垂於街而莫之敢援也斯其落落大者乘輿濟人之事於傳無之不可以不辨．按此文承題云乘輿濟人在子產當自有說此語最爲圓通篇中直辨其無此事雖覺雄快究嫌背題張惕菴曰此是借個題目指示政體不是貶駁子產乘輿濟人亦仁心偶然流露如禹之下車泣罪亦不過偶爾若日日與罪人同泣則絜武之不如矣此見解似比陶菴更高一層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集注兼存趙程兩說明文如守谿主程說款鄭主趙說亦皆隨文解釋並無斷制惟近時曹寅谷文獨刱爲先

太丁而卒之訟而參程子之謂歲為年於經無背而於孟子亦可通其詞曰外丙仲壬何以有天下而卒不有哉於是有以二年四年存代者則開國只一傳滅六祀而喪我兩君當時亦大損商家之氣脈於是有以二年四年為歲者則天倫以次及舍仲氏而先背季子後世亦終疑史冊之傳譌以余觀之外丙仲壬實先太丁而卒者也不然統觀殷紀何獨外丙仲壬之不傳及哉

孫叔敖與蔿艾獵是一是二自杜注以後言人人殊張暢菴不主艾獵即叔敖之說閻百詩則謂艾獵之父蔿賈於宣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越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楚莊知其賢擢為令尹歟但蔿賈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數諸先人歟曹寅谷有孫叔敖題文兩駮杜

注云或謂孫叔敖即蔿艾獵蓋以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明年邲之戰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楚莊命之戰事兩年相去不遠而祇此一令尹前後或爲一人不知莊王感優孟之言封叔敖之子於寢邱寢邱者期思之故居也故封之若艾獵之子馮且爲大司馬矣曾何有於困自食以至被褐而負薪也耆是艾獵之非叔敖豈待問哉故又以邲之戰隨武子稱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謂此即叔敖也無論叔敖既帥師又使與軍制勢必不能即楚之執政令尹而下惟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爲亞之蔿敖其官宰也宰之與令尹尊卑懸絕烏乎可混爲一者且蔿氏楚公族也則亦楚世卿也是豈又以處士起家而乃況而下之至與堂阜之囚相提而並論哉吾故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地屬蓼即春秋所論寢邱者是

金壑似居敘 傳說舉於版築之閒文云傅說者高宗微時所識之賢人也高宗舊勞於外遯荒徂亳厥終罔顯其後履帝位而不敢當其困阨之時非有異士陰左右之必不至此意者傅說其人也而免喪之始一旦更置大臣即樹所親信之人得毋有新閒舊之嫌乎則又不可而故爲是儻言而弗言以啟羣臣之問而託之於夢而形求之而適得之而驟貴之而羣臣卒無有疑之者則以尚鬼之人心威約之於其故也而書且詳列之後之儒者且以爲恭默思道之心鬼神通之非偶然也孰知夢中之人爲高宗意中之人旁求之象爲高宗所素審之象哉 按羅泌路史發揮云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賚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武丁之夢武王之卜是或一道也金文似即本此雖當年未必盡然亦可以備一解

關有評嘗語何義門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所謂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上者造焉是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柰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獬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蓋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張惕菴曰若孔子則闕而知之孔子本自言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不須更下注解而爲作時文計則假年學易執禮從周卻易成對偶若加金穀似以贊周易脩春秋並舉春秋史例仿自周公與文王殊不相涉矣　侯康曰金正希先生文以必未喪之文信天

生之德與周公見諸夢文王見諸琴作對周公句亦似與題無涉

然有文王句在則此句帶說亦無妨微嫌信天德句稍落空耳